

勤奋 实在 广博 创新 严谨

——纪念丁声树先生

韩敬体

丁声树先生(1909—1989)是著名语言学家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主编。今年是他诞生 90 周年,又是他逝世 10 周年。他为我国语言学科和词典编纂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,成为学术界的一代宗师。他那非凡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纪念。

丁声树先生的治学精神,广为著名学者称道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,勤奋。他资质聪颖,记忆力极强。早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时,人们就称他为“活字典”,他记的英文单词比谁都多。80 年代初,他年过古稀,在身患重病(脑溢血)后,仍能在病榻上将《古文观止》背诵如流。但他并不依恃超常的记忆,而是靠自己的极端勤奋。他 20 岁至 50 岁生命力最旺盛的 30 年里,大多数时间是单身生活,他抓紧一切时间拼命读书,读书之勤,读书之多,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赞佩。吕叔湘先生说,“在勤读书这件事情上,我们都要向声树同志学习。”^①丁先生每天坚持记日记,不断地写读书札记,利用一切机会调查语言事实。他把自己的一部书稿定名为《有闻录》,就是取有闻必录之意。充分地占有资料给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。1935 年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《释否定词“弗”“不”》,穷尽性地收集了先秦典籍中的有关材料,文章中列举例句就有 170 多个。由于论文资料丰富,论证科学而严密,见解新颖,在学术界影响很大,他也因此而成名。他研究《诗经》中“采采”用法,材料旁及了汉代以前的各种典籍。写文章旁征博引,材料丰富翔实,没有勤奋是做不到的。主编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以后,他一心扑在词典上,夜以继日地工作,节假日也常常在工作单位加班。他总是亲自参与收集资料,制作资料卡片,核查材料,校订稿样。他特别注重人们口语中的活的语言材料,经常询问身边工作的人对某个词如何读,如何用。如“鲐”的意思,他就不止一次向人打问,还向到他家做客的外地客人仔细请教。“车皮”的含义,他多次请教北京铁道学院的老师。参加词典编写的人无不为了他的勤奋所感动。

第二,实在。朱德熙先生十分赞赏丁声树先生的实在学风。他认为丁先生的实在包括两个方面:“一是学问根底扎实”,“二是著述切实具体。”^②由于勤奋读书,刻苦钻研,丁声树先生业务基础很深厚,研究问题,他总是强调从实际出发,弄清语言事实,反对空谈理论。1956 年他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语法研究座谈会,他在会上发言指出:“不可从现成的定义出发,不要简单地拿另外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硬套在汉语上”,“要把事实真相弄清楚,先知道语言事实‘是’怎么样,然后才能说‘应该’怎么样。”他的文章也都是针对具体问题,充分地摆出事实,分析抽绎出切实的道理。比如《说“匡”字音》一文,不过 3000 多字,引证材料的来源就有字书、韵书、训诂书 12 种,诗文 13 家,诗文注音 5 家,其他书 2 种。引用材料之多之广令人惊叹。不少学

人称扬丁先生根底深厚扎实,写起文章来犹如雄狮搏兔,游刃有余。周祖谟先生说丁先生“由于平时蓄积者厚,体悟者深,所以水到渠成,有伦有序,自成佳作。”^③学风实在,是丁声树先生获得突出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第三,广博。早在三四十年代,丁先生从训诂入手,对古代汉语中的典型词语进行研究。他写出《释否定词“弗”“不”》、《诗经“式”字说》、《诗卷耳采芣“采采”说》、《“早晚”与“何当”》等十来篇论文,材料丰富、论证科学严密,结论令人信服,在学术界为人称道。胡适先生曾对《诗经“式”字说》一文大加赞赏,说他“从此入手,真是巨眼,真是读书得间,佩服佩服”。^④五十年代初他研究汉语语法,同吕叔湘、李荣等先生合著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》一书,在我国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后来,他多年担任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组的组长,从事方言学、音韵学研究,主持编写过《昌黎方言志》,编写过《汉语音韵讲义》、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》等著作,称得上我国方言学和音韵学的权威。六七十年代,他转而主编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还主编过《现代汉语小词典》,主持修订过《新华字典》。这些工具书,在我国文化教育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。周祖谟先生在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》中评价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体例精当,审辨明晰”,“解释特别注意科学性、知识性和准确性”。丁声树先生在训诂、音韵、语法、方言以及词典编纂各个领域都有很深造诣,都取得了突出成绩。在普通语言学方面,他虽无著述,但在美国的4年考察期间,常与那里的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研讨语言学问题,其理论素养也是相当高的。人们称赞丁先生是全才的语言学家,这是一点也不过誉的。朱德熙先生说:“他古书熟,对于传统的音韵、训诂之学有极深的造诣,同时对现代话的方言有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调查分析能力。这两种训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十分罕见的。”他称道说:“丁先生的学问真可以当得起博古通今四个字。”主编词典,正需要有广博的学识,所以朱德熙先生说丁先生“大概是主持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的人选”。^⑤

第四,创新。丁先生的学术研究,无论在哪方面都能够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,有所发现,有所前进,研究方法也有开创性。比如《诗经》中的“曷、何、胡”三个疑问词,人所习见,其区别前人也有所注意。但由于占有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局限,不是解说得笼统含混,就是失之繁琐偏执。丁先生撰写《论〈诗经〉中的曷、何、胡》一文,以古证古,以今证古,古今贯通,科学地归纳、分析,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。再如《汉语音韵讲义》一书,李荣先生评价说“文字精炼,条理清楚。事实是已知的,说法全是新鲜的”。^⑥创新,是学术研究的生命,只有不断创新,学术研究才能向前发展。创新的精神,是学者获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因素。胡适先生说丁声树先生的文章“真是巨眼”,吕叔湘先生说“善于发现问题,也就是说有眼光”,^⑦都是在赞扬丁先生的创新精神。

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写审订中,他不拘泥成说,对前人和同时代辞书的错误屡有发现。比如“皮里阳秋”这条成语中的“阳秋”原为“春秋”,东晋时为避一位名叫郑阿春的皇后讳而将“春秋”改为“阳秋”。过去的辞书都把郑后阿春误为简文帝的皇后,实际上是简文帝的母亲。再如“匡”字,《康熙字典》注成邬感切,以前的辞书多照此注音。丁先生经精心考证,订正为读 kē。其他如“铸错”、“娘子军”、“中山狼”等许多条目,都不同程度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。在对词语释义、例句,特别是注释方式、虚词解释上,都充满了创新精神。正像周祖谟先生在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》中所说的:“远非旧词典所可比拟。”

第五,严谨。丁先生学术创作的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严谨。他常教导青年人:他人苦心研究的成果,要善于吸收,不必再去重复劳动;自己花费心血进行的研究,也要能够让他人不必再

去重复劳动。这也正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经验之谈。他研究的课题,总要想办法全面收集材料,进行周密研究,写作时冥思苦索,反复推敲,一遍遍修改,直到感到无懈可击才肯发表。吕叔湘先生说“悬格太高,要能颠扑不破才肯拿出来”,^⑧季羨林先生说“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千锤百炼的产品,达到很高的水平”。^⑨

谨慎小心、一丝不苟的作风在丁先生主编词典的工作中表现得极为显著。词典是供人查检用来释疑解难的工具书,被人们奉为不开口的老师,字词的注释正确与否关系重大。丁先生常说,词典他越编越胆小,唯恐什么地方出现错误,那样就会贻误读者。这不只是出于谦虚,而正是他强烈的责任感的流露。解词释义,决不可一知半解,也不可不经反复核查而轻信某种说法。比如“塄”字,是山西方言词,对这个词的音和义,他问过不止一个会说山西话的人,但是仍不放心,直到身边的人去山西调查了解后才把这个字确定下来。再如“中山狼”的出处,他翻遍有关古书找不到前人所注出处的根据,于是《现汉》就改用了可以查到的出典。

丁声树先生勤奋、实在、广博、创新、严谨的精神,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,更值得我们大力提倡和学习。我们要继承、发扬他的治学精神,将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。

附 注

- ①⑦⑧ 吕叔湘:《丁声树同志的学风》,《中国语文》1989年第4期。
②⑤ 朱德熙:在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上的发言,《中国语文》1989年第4期。
③ 周祖谟:在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上的发言,《中国语文》1989年第4期。
④ 见丁声树《诗经“式”字说》后附《适之先生来书》。
⑥ 李 荣:《丁声树先生》,《中国语文》1989年第4期。
⑨ 季羨林:在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上的发言,《中国语文》1989年第4期。

(韩敬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)

河南省语言学会召开第十一届年会

河南省语言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于1999年5月20日至22日在郑州召开。来自全省各地的语言文字工作者58人参加了会议,提交会议论文26篇,内容涉及现代汉语、古代汉语、语言文化、语言比较、语言教学等方面。与以往年会相比,这次年会的两个特点:一,与会代表以中青年为主;二,论文质量明显有提高。(刘钦荣)